“九一八”，我们应当铭记什么

■于永军

热风冷眼

87年前，日本关东军悍然炸毁南满铁路铁轨、炮轰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拉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勿忘国耻，让警钟长鸣心中，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今天我们回望历史，不仅要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警示世人勿忘战争创伤，更要从往昔苦难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以更宽广的视野面向未来。

我们应当铭记，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必定付出沉重代价。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早已磨刀霍霍、挑衅不断，可当时的国民政府总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侥幸心理，很多人认为仗打不起来。没有打狼的准备，最终只能被狼吃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面对区区1万多日军，20万东北军未作抵抗撤进关内，4个多月东三省沦陷。国民政府的退让，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野心，以致几年后大半个中国惨遭铁蹄践踏。最大的忧患就是缺乏忧患，最大的危机就是目无危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只有牢记历史教训，不忘神圣职责，砥砺金戈铁马，方可避免悲剧重演。

几十年过去，日本当局一直在其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遮遮掩掩，不愿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不愿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道歉。我们决不可在其种种障眼法下，放松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性的高度警惕。

我们应当铭记，爱好和平需要树立正确的和平观。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没有强大的国防，祈求和平只是一种空想。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能做和平的理想主义者。和平是争出来、拼出来、打出来的，而不是忍出来、等出来、熬出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的。只有做好时刻打仗的准备，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没有强大的国防屏障，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还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不管战争形态和战争环境如何变化，打赢未来战争始终离不开人民的支持，离不开全民国防，战争依然是包括兵力、物资、信息、技术、国民精神等综合国力的较量。要坚持全民国防理念，加强国防意识的培养，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国防的良好局面。不能只在危难之时才想起“最可爱的人”，而真正要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唯有国防强大，才能让狂妄的侵略者不敢觊觎，才能让和平的阳光永久照耀华夏大地。

我们应当铭记，能打胜仗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生来为战胜。军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赢得战争，更体现在遏制战争上。1938年底，经历淞沪、武汉等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大量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中条山战役，日军只用35个小时便完成外侧包围圈，只用40个小时即完成内侧包围圈，实现对近20万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合围。前后不过30天时间，国民党军队大部溃散。据日方统计，其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这其中固然有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但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昭示我们，打赢需要虎狼之师！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花架子，让“中看不中用”的人走开，从实战出发苦练精兵，锻造既能冲得上更能打得赢的军队。

我们应当铭记，必须时刻注重民族血性和尚武精神的培养。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血性胆魄与尚武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精心培育和艰苦培养。习主席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党史军史的学习中、红色文化的熏陶中涵养浩然正气、铮铮骨气，让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坚毅豪情在青少年心底深深扎根。

欧洲小国瑞士，面积不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仅800多万，至今已享受200年的和平安宁生活。在瑞士的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看到教堂、咖啡店和打靶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公民都要接受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一位瑞士外交官曾说：“瑞士公民迈出右脚是一位公民，迈出左脚就是一个战士。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近200年没有打仗，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随时都在准备打仗。”一个国家武运的兴衰，与社会风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公民的观念教育也是一块阵地，爱国文化、尚武精神不去占领，汉奸文化、“娘炮”之气就会填空。一方面，幼儿园、学校、家庭和社会需共同发力，大力弘扬和培塑阳刚之气、尚武之风；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必须有态度、有担当，充分发挥正面导向作用。

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现实的威胁却无时不在。殷鉴不远，后人当自警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淀进取精神和昂扬斗志。

传家风 立家训

我这一家子

■晏良

我敢断言，军营里的“80后”，不会再有比我的家庭更热闹的：上次春节团聚，共有21人一起吃年夜饭，尚有多人缺席。

如果把我的家庭圈扩展到旁系亲属圈，则可称之为“军人大家庭”：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有人参军，亲戚联谊会经常开成军营团拜会。

我的父母一共生育8个子女，其中1个不幸夭折，半饱半饿中长大7人。我排行第5，上有4个兄长，下有1弟1妹。兄妹7人中，身高1.73米的我个子最小，却最像父亲。在下一代的13人中，大哥之子最像他的爷爷。

这是因为，我和侄子都传承光荣之家荣誉，接连参军报国。

我家3代从军，门第尚武。20世纪60年代，父亲参军到了云南边防，在南疆哨位坚守3年。退伍后他心有不甘，一直希望子女能传承志愿，“把兵当够”。

报名参军、报效祖国成了我这一家子永远的话题。

几位兄长都在合适的年龄尝试过，可接连落选。也许是怕应征再不过关被人笑话，我在18岁时选择逃避，每逢征兵季都在外打工。20岁那年，家人早早就让我回家等候，哪儿也不许去。

顶住压力，我昂首应征。经过体检和政审，终于如愿以偿，踏上进藏服役的漫漫天路。

一晃18年过去，我从青涩列兵成长为副团职军官，成为家乡父老口中的学习成才典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亲属眼中，穿军装的我变化很大，他们期盼着自己家也能走出军人。

最初几年，姑叔姨舅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你的表弟堂弟老大不小了，能否像你一样去军营锻炼锻炼”，我的回答是“积极应征，抓住机遇”。经我鼓励加油，小姨之子通过层层选拔，顺利参军进藏。

又过几年，表哥表姐们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你的表侄表外甥十六七了”，弦外之音是快够参军年龄了，我的侄子外甥们也希望“长大后成为你”。

我让他们对照征兵标准积累参军条件：至少读完高中，不能文身，更不能学坏，以免体检政审不过关。同时，要在法定年龄上网完成兵役登记，按程序报名应征。

近6年来，我的亲属中相继走出10名军人，加上我和已是上士的表弟，这个大家庭累计有12人参军。换言之，我们为强军固边事业贡献了一个加强班的力量。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这群兵娃相互激励、暗自较劲，都想成为家族的骄傲、单位的精英。每年初，大家各自定下合理目标，把握节点，分段落实。到了年底，我们不仅自我评估，而且相互点验，确保年年有收获、岁岁有进步。

良性竞争助推健康成长。小伙伴们纷纷立功受奖，我也3次荣立二等功，带头建功立业。

父老乡亲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一家子真光荣，每名军人都是好样的。

此岸彼岸一家人

（上接第一版）

父子之间的理解，需要时间。说起爸妈在海岛上升国旗，如今已是军人的王志国，这样讲述自己的情感历程——

“我在岛上长到7岁，小时候爸爸妈妈升国旗都带着我，这只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上学了，在校园看到升国旗，我会想到爸妈在岛上还好吗？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看我？那是一种心痛的感觉。直到自己参军入伍，看到边检站的五星红旗，自己肩膀上有了责任，我才理解了爸妈守岛的意义。”

王志国参军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也是在一个海岛上值勤。一天，他打电话给父亲：“爸，你和妈能坚持那么多年，太不容易了。我和战友们这么多人、定期轮换都感到寂寞，你和妈妈就两个人、这么多年……”

那天，王志国说了很多、很多。电话那一头，王继才没有说话，一直在听。

一个父亲的欣慰，都融化在这长长的沉默之中了……

“当儿女遇到难关，需要父亲扶一把时，他一直都在”

那天，夕阳西下，小岛披上了彩霞。

端起酒杯，刚抿了一小口，王继才又把酒杯放了下来。

“去，你也拿个杯子，坐下来，陪爸爸喝一口！”他对参军入伍、即将去部队报到的儿子说。

王志国扭头去拿酒杯，眼泪差点掉下来。他知道，爸爸这是把他真正当成一个大人、当成一个男子汉了。

在外人眼中，王志国很争气，考上大学，读了研究生，参军入伍到部队。可王志国知道，没有爸爸一路的支撑，自己走不到今天。

读高中，要交5000元择校费。收到通知书，王志国当时脑袋就“炸”了：“这么多钱，家里哪里交得起？书肯定是不能读了，干脆跟同学出去打工吧。”让他没想到的是，爸爸去借了高利贷。妈妈后来告诉他，爸爸为了尽快还债，冬天在冰冷的海水里捞海鲜，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他虽然常年在岛上，没有陪伴在我们身边，但心一直都陪着我们。当儿女遇到难关，需要父亲扶一把时，他一直都在。”王志国说。

高考前，王志国不小心把胳膊摔骨折了。他很沮丧，担心考不好。王继才专门下岛看儿子，用宽厚的手掌拍着儿子的肩：“没事，你尽力去考。考不好，爸爸妈妈不会怪你的。”

儿子考上大学，王继才东拼西借凑足了学费，亲自送儿子到学校。当晚，他舍不得住旅店，就和儿子挤在宿舍里那窄窄的单人床上。第二天大清早，他只留了一张车票钱，把其余的钱都塞到儿子手里，嘱咐说：“儿子，你上这个学不容易，要珍惜，做事要对自己负责任，我们的家庭和别人家不一样……遇到困难，不要怕，努力总会解决的。”

那天清晨，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王志国咬紧了牙关：“这书，我必须得读下来，否则对不起爸妈，对不起姐姐！爸妈在岛上那么苦都能坚持下来，姐姐带着我和妹妹那么苦都能挺过来，我怎么就不行呢？”

为了减轻爸爸的负担，王志国上大学的第一个周末就出去打工。送牛奶、端盘子、当家教、卖车票、放电影……闲暇时间都在挣学费。拿到了奖学金，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把欠的学费还上。打工挣了点钱，他也不敢乱花，因为“以后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那4年，心疼弟弟的姐姐王苏，也不时寄点钱接济弟弟，同时嘱咐弟弟：“打工可以，不要耽误了学业。”

4年之后，王志国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拿着录取通知书，王志国想起了爸爸的话：“不要羡慕别人，别人有的你没有，你有的别人也没有……”

“别人有的，我看到了。我有什么？以前真的不知道。”王志国说，“现在，我知道了，我们作为爸妈的儿女，有的就是他们的精神。这是我们这个家最大的财富。”

“对儿女也好，对孙辈也好，他们是把爱深藏在心里”

孙子的名字，是王继才起的——“我跟你妈每天迎着朝阳升国旗，就叫向阳吧。”

向阳出生时，王继才在岛上。想见亲孙子见不到，心里急。那段日子，他常常给儿子王志国打电话，平时少言寡语的他常问个不停：能吃吗？有多重？长多高了？

王继才亲眼见到孙子，已是9个月之后。王志国把孩子从摇篮里抱出来，王继才没伸手接，站在那儿呵呵傻乐。儿子说：“好不容易来一趟，抱抱他嘛！”王继才摆摆手：“不用，不用，看到了，就心安了，挺好。”

爸爸那么想孙子，为什么不抱抱呢？王志国百思不解。直到爸爸去世后，他看到一段爸爸生前拍摄的录像片，不禁潸然泪下——

视频里，姐姐王苏的女儿上岛去玩。爬石阶、上灯塔，王继才都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头，捏住外孙女的衣襟。随行的电视台记者好奇地问：“你怎么不拉外孙女的手呢？”王继才憨笑着，把手放在镜头前：“看，我的手这么糙，小孩手那么嫩，我怕她疼。”

“爸爸这么多年在岛上，干的都是粗活，那双手粗糙得像岩石、像铁片一样。妈妈也是……”大女儿王苏告诉记者。

灌云县有句谚语“疼儿不让儿知道”。在王继才心里，对大女儿的亏欠最多。他曾经跟王仕花说：“结婚时，一定亲手把她交到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手上。”

然而，女儿婚礼那天，海上变了天，王继才没有来。

“爸爸说不定就在来的路上，走慢点，走慢点……”婚车上，王苏一遍一遍跟司机说。那天，王苏化了5次妆，都被泪水冲花，最终还是没有盼来爸爸的身影。

此时，王继才在小岛上，心像大海一样翻滚。他望着海那边家的方向，抽着烟，手里拿着王苏小时候的照片：“闺女啊，爸爸对不起你……”

后来，王继才专门嘱咐女婿张超：“王苏从小最辛苦，你一定要好好待她。”他也反复叮嘱王志国、王帆：“你姐太苦，以后你们要好好照顾她。”

这一切，王苏都是在爸爸走了之后才知道的。

那年，王志国换了新岗位，感到“每天工作单调乏味”，给爸爸打电话说“没有成就感”。“儿子，你太久没有回来了，有空来岛上住几天，换换心情。”王继才对儿子说。

一个月后，王志国来到小岛。“那天吃完饭，爸爸带我满山转，领我看他和妈妈这些年在岛上栽种的树木。爸爸笑着说，还记得你小时候跟妹妹抢无花果吃吗？现在岛上有这么多果树，有桃子、梨子、枣子、葡萄，再也不用和妹妹抢了吧？”

凝望满山苍翠，王志国顿时明白了：“爸爸是在用他和妈妈的‘成就感’教育我。世界上没有比守一座孤岛更乏味的事情了吧？他和妈妈不但坚守这座岛，而且改造这座岛，给我示范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意义和乐趣。对儿女也好，对孙辈也好，他们是把爱深藏在心里。”

“我们这个家，每人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2013年春节前，王继才和王仕花受邀到北京参加活动，王苏、王志国、王帆姐弟3人也来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全家旅行，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

幸福时刻，被定格在一张张照片里。爸爸走了，王志国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开相册看一看——这是爸爸一生中难得的笑脸。

团聚，对王继才一家人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32年，一片海水，两条海岸，爸妈在那边，孩子们在这边。长大了，孩子们越走越远，爸妈还在岛上。

“我们这个家，不能常陪伴，唯有常牵挂。”王志国说。

这份牵挂，隔着大海，隔着时间，隔得太远，隔得太久。王志国曾经劝爸爸妈妈早点离开海岛，不要等腿脚都迈不动步了才下来，“到时，你们俩带着孙子去旅游”。

前年中秋节，王帆给了爸爸一个惊喜——她订了一个生日蛋糕，托人给爸爸送上了岛。“想了一圈，肯定是我小闺女！”王继才在电话里乐呵呵地对王帆说。

今年7月26日，王继才陪王仕花到南京看病。当天晚上，王帆见到爸爸和妈妈。“爸，你明天中午跟我一起吃饭，下午再回吧？”“嗯！”王继才爽快答应。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王继才就打来电话：“小帆，岛上有急事，我已经在车上了。”

王帆怎么也想不到，这居然是她和爸爸的最后一个电话。

“爸爸每年都说，等全家人聚齐了，拍张全家福。”王志国说，“爸爸去世后，我到岛上收拾他的东西。看到他的床头放着一本日历，上面都是我们一家的照片。当时，我眼泪哗哗流下来。平时我们想念着爸爸，他也想念着我们……”

“我看到，桌子上还摆着他生前吃过的最后一顿饭，一点虾皮，都干了。我后悔，一直想给他做顿饭，没有做成。总觉得以后还有时间、有时间……”

爸爸走了，王志国想起他的歌声——

10年前的那个夏夜，王继才突然说：“儿子，咱俩一起唱首《咱当兵的人》吧！”

五音不全的爸爸还会唱歌？王继才说：“岛上就咱3个人，自己唱给自己听，怕啥？唱这首歌，就是要有气势！”

“妈妈会唱歌。这些年每当在岛上闲下来，她就给爸爸唱《歌唱祖国》《南泥湾》《大海啊，故乡》……爸爸一边听，一边拍巴掌。”

“爸爸走了，妈妈一天要哭好几回。爸爸生前，妈妈每次下岛都不放心爸爸，一天要给爸爸打五六个电话。我总在想，两个人，在岛上32年，多少话也该说完了吧，有这么多话要讲吗？其实，他俩之间已经不能用简简单单的爱情来理解，他们俩是彼此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这个家，每人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海上升明月，时序近中秋。王帆曾经和姐姐、哥哥商量：这个中秋节一起上岛，给爸爸过生日。

现在，爸爸走了。姐弟3人还是决定上岛，陪着小岛上的妈妈，守着天堂里的爸爸。

开山岛，他们永远的家！

兵驻阳光高地

■于菊花

郭海峰是一名戍边军人，也是一位文采飞扬的高原诗人。第一次读他的诗歌，是一组大气磅礴的长诗《高原，那盛开的格桑花》，全诗分为52个小节，近4000字，可谓气势恢宏，令人惊叹。每一节诗，都宛如流动的高原风景画，辽阔苍茫中蕴含浓厚的情感。

诗人的作品，源于生活和工作所处的环境。郭海峰和战友们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酷寒、缺氧的藏地，坚守国门、保卫和平，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奉献青春甚至生命。在他们心中，阿里高原这片神圣的土地就是生命中一切情感的寄托。那芬芳四溢的格桑花，洞穿高原坚硬的石头；那一声声马蹄，穿越硝烟弥漫的古战场；那苍茫雪域，雄鹰翱翔在雪峰之上；那云上天路，悲壮感人的故事流淌着军人的炽热情怀；那碧蓝湖泊，翻腾着岁月的浪花；那村落人家，在生生不息的轮回中繁衍着生命的根。

顺着诗人的足迹，我们走进辽阔的雪域，听一场雪落的回声，在阿里高原久久回荡着一种大爱的梵音。“走过风雪肆虐，历经与狼共舞，我一直在试图抚平高原沧桑的褶皱，在帐篷对峙、刀耕火种的旧时光，坚守高地，诠释一个蓝的主题。”站在风雪肆虐的高地上，诗人的情感跳跃在红霞笼罩的地平线上，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人性的光芒和民族的荣耀交相辉映，穿越历史云烟，把对革命烈士的颂扬和怀念转化为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诠释着一代代军人的使命与担当。“战地，从黄铜号角响起的那一刻起，我必须冲锋陷阵，以献身正义来召唤英雄一一出场，在风云变幻的岁月掀起血色浪涛。就从今夜出发，向着黎明挺进。”

军人，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就把生命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军旅诗人的创作，离不开军营和战友，离不开坚守的阵地，离不开驻地的风土人情。“记住一场覆盖什布奇的雪，它是殷红的，殷红成忠诚的颜色，覆盖千里关山，覆盖巍峨界碑，覆盖内心的坚守与军人的秉性。”唯有军人懂得，那铮铮铁骨里，流淌的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高原和诗人自始至终是融为一体的，诗人的眼里，有关山有界碑，有河流有落雪；诗人的心里，有担当有责任，有忠诚有信仰。

因为是文友，偶尔也会和郭海峰谈谈心，询问一下彼此的近况。听郭海峰说，每年到了10月份，他所在的某边防连队驻地就已大雪封山，成为高原独有的“雪海孤岛”，与世隔绝，直到来年5月才开始解冻。对在高原工作十几年的他来说，生命和信仰已经镌刻在高原的石头上。透过他文字里的长歌短调，我们能从中了解边防军人的内心和情感。

高原，是一个梦。这梦里，有红柳，有雄鹰，有高山，有河流，有神秘苍莽的玛尼堆，有随风飘荡的经幡，有炽热燃烧的雪，有遗落在古格遗址的千年传奇。一名诗者，在雪莲的馥郁中锤炼隽永的诗行。在牧草的疯长中，在落雪的飞扬中，伴着马蹄声声，把安宁与和谐深植在高原之上。

常年驻守边防哨卡的军人，抛开自然条件的恶劣严酷不说，那种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孤独和思念，也是心底抑制不住的渴望。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是边防军人能够享受到的最幸福的时光，一旦返回那遥远的雪域高原，他们依然会放下小情怀，扛起军人的责任和使命。月圆之夜，他们把对亲人的思念寄托于一轮明月。辽阔的乡愁汹涌而来，父母的身影越来越清晰，此刻，站立在巍峨雪峰上的高大身影，也把柔软的心捻碎。

你来，或者不来，他们就守在那里，静静地盛放在雪线之上。那些遭遇过的暴风雪，那些马背上的浮雕，那十三圣湖，那六十三座丰碑，那长眠在雪峰下的战友兄弟，那不倒的界山，那净美的圣域——那哈达飘逸的地方，强军梦托举在头颅之上……

文化视界